

王汉广文集（影视文本卷）

根据古越、唐羽萱小说《金羊毛》改编

西部风流

王汉广 著

海上丝绸之路解码
西部蛮荒之风扬帆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主编 郑电波

中篇小说系列（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

第二十二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辛四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第22卷 / 郑电波主编. —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542-0996-7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483 号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出 版 人 刘宏伟

总 编 审 汪大凯

总 策 划 刘宏伟

策划编辑 郑电波

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

责任校对 彤 冰

装帧设计 吴丹青

装帧制作 董 雪

封面题字 贾平凹

插 图 董 钺

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 编 450002

网 址 <http://www.zynm.com>

电 话 0371-65751257

邮购热线 0371-65724566

传 真 0371-65751257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4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2-0996-7

定 价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

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

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

魏世祥

纲目总审 张 炜

主 编 郑电波

原始资料搜集查询

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

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

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

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

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

凡 例

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中篇名作。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后 30 卷(7 卷—36 卷)为中篇小说。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

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但大的格局不变。

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名作灿若群星,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中、下三部分,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

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

卷首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它们是如此的丰富、瑰丽、饱满和激越,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它们是心史,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过人的敏感,欣悦和忧郁,惊愕与绝望,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

张 炜
2013 年春

卷首语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

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

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农民进城，小城镇的人到县上，县上的人到省城，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是，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农耕的思维观念在，不管在哪儿，就是你在美国，到月球上去，你还是中国的，中国式的，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

在中国，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那里有丰富的宝藏。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品味它。

贾平凹

2014 年春

前 言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

乡土,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新时期文学中,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应该说,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

农民在我国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不低。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改变,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作家与之击鼓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社会的深层变革,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复杂与嬗变。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

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

新时期文学初期,印象深、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高晓生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哦,香雪》,邵振国的《麦客》,张石山的《辍柄韩山宝》,王润滋的《内当家》,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田中禾的《五月》,乔典运的《满票》等。中篇小说有郑义的《老井》,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蔚林的《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秋天的愤怒》,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时间在飞驰,中国的变革在加深、加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因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吴越文化群落、齐鲁文化群落、燕赵文化群落、秦晋文化群落、中原文化群落、东北文化群落、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乡土小说内容丰富,五彩斑斓。

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而是多色的,很耐人寻味。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余华的《活着》,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张宇的《乡村情感》,韩少功的《马桥人物》,杨争光的《公羊串门》,

赵德发的《通腿儿》等等。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但质量很高,作家开始向家族、人生命运深处思考,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有张炜的《古船》初现端倪,继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的联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

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因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然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他们甘于寂寞,其思考已抵达生活、社会、历史、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

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乡土”血脉相连,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占据了文学、文化、出版价值的制高点。

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因此可以说,它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

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同时也被世界看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多年来,从鲁迅到沈从文,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

尔文学梦，可是直到去年，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这片热土，造就了这一批作家；这个时代的气候，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如张炜、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作家，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

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1977—2012）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本套书重时代感，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选篇首重乡土气息、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以作品品质为标杆（作家名气、地位作第二位考虑）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

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规模小，不全面；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登高望远，选篇宏观铺陈，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由于书的印张所限，有不少影响大、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让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命运，关心社会变革，这是我们的初衷。

郑电波
2013年初春

目 录

第二次悲剧	韩石山	001
乡村情感	张 宇	069
荒漠公主	许志强	102
女人塘	魏世祥	151
人之度	储福金	202
老喜丧	航 鹰	230
沙地牛仔	郭雪波	288

第二次悲剧

韩石山

楔子

这年秋天，我去山西南部作历史地理考察，一路上心情极为沉重。

黄河北来，跃下壶口，冲出龙门，在风陵渡转了个大弯，呼啸东去。这弯里的大片土地古称河东，即现今晋南的范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古代传说中的“五帝”，倒有三个是这儿的。先民刀耕火种，仰赖自然，想来那时这地方定然树木成林，水草茂盛。若说远古缥缈，不可尽信，河东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史上多有记载，该不会是假。可眼前是什么景象呢？

秋收后的田野，如同一个受尽熬煎、气息奄奄的汉子，赤裸着身躯，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灰黄的、眼看就要塌陷下去的土地，是他扁平的胸脯；一条条隆起的蜿蜒伸去的沟梁，是他嶙峋的肋骨。未下雨，沟里也就没有水。可骤然看去，你会感到，千百年来，山洪一直在冲刷着脚下的土地。要不怎么会拉下这么深的沟呢。那不是洪水，那是这汉子汨汨流淌出的鲜血。水土流失的严重，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我从曲沃到稷山，又到河津，折向万荣，考察过黄河边的宝鼎镇后，来到临猗县。这一大片土地，当地人叫峨嵋岭，实为一大片原地，史志上称作峨嵋原，亦称晋原或清原。跨有数县，是典型的高原地貌。然而，如今的峨嵋岭已不复是当年的峨嵋原了。

远的不说，据嘉庆《清一统志》记载，峨嵋原在绛州（今新绛县）南二十里、稷山县南四十里、闻喜县北三里、荣河县（今宝鼎镇）东二百四十步。现在看来，这几个数字，除稷山县相仿外，其余各处都是指原麓而言，与原的边缘相差甚远。如闻喜县距原顶五龙庙村南的直线距离就有八公里。这八公里间沟壑曲折，断续杂以狭窄的阶地，最多只能像西周春秋时期所谓的坂，不能说是原。整个峨嵋原的四周，群沟围绕，犬牙交错，最深的一条直达原中心的稷王山，几使峨嵋原分为两半。而嘉庆朝距今才不过一百七八十年。在我以前详细考察过这一带的著名历史地理学

家史念海教授,曾撰文感慨地说:“若一直发展下去,峨嵋原就必然会继续趋于破碎的。”

出于史学工作者的本能,在考察地理变迁的过程中,我也留意到这一带的民情民俗。老一辈的农民大都光头,肤色黑黄,满脸皱纹,宛若一个个拟人化了的山崩沟梁。毕竟是八十年代,年轻人也有穿戴时髦的,可仍难脱那种土气。或许是这灰黄的土地,和这灰黄土地上同样灰黄的生活,使人感到分外的寂寞吧,他们特别喜欢强烈的色彩。姑娘们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小伙子的蓝裤子那么蓝,白衫子那么白,有的还穿着红得耀眼的红背心。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土地的特质已浸入他们的血肉之中。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海洋的无限里感觉到他们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一路上,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的这段话,总是在我的脑海里低沉地回荡。他认为,各民族所占据地方的自然类型,跟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性格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他称赞那种“超越土地、渡过大海的活动”,说这“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老黑格尔关于大陆居民与沿海居民的特性的分析,未必完全准确,却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长途跋涉,加上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相思索,弄得我精疲力竭。赶到临猗县城的那天,偏偏又下起雨来。秋风秋雨,如泣如诉,叫人心绪不宁。在招待所住下后,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大学时的同学,在县司法局工作,现在是午后三点钟,何不趁便去看看他呢。天晴后我要下去考察,说不定还要劳他为我提供代步的车辆。

他叫王昌智,原在省城工作,前几年才调到这儿,任司法局的局长。打电话一问,他正好在机关,听说是我,他马上要过来。我的房间还有一位客人,谈话不甚方便;他既是局长,想来必定独自一间办公室,我说还是去你那儿吧。雨还在下着,好在我有雨具,司法局在县政府里面,离得不远。

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他沏茶递烟,好忙活了一阵儿。我俩正谈得起劲,只见房门被推开一条缝儿,有个年轻女人朝里窥视了一下。我坐在靠里的沙发上,斜对着门口。

“有人找你吧?”我对昌智说。

他扭过脸去。那女人已站在门里,头稍低,双手勾在腹间,一副驯良的样子。被雨濡湿了的头发,有一绺耷拉下来,遮住了半个眼睛。眉头微蹙。清瘦的脸上,一双秀气的眼睛,睫毛下苦,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忧伤。

“噢，你又来啦。”昌智说：“不凑巧，我有客人。”

“王局长，你听我说说嘛。”

“这位是省上来的客人，要说另找时间吧。”

一听说是省上来的，那女人的脸上闪过一道亮光，看着我，想说什么没开口，只有眼珠转了转。她大概是把我当成司法厅的人了。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想来定有满腹的冤屈无处申诉，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纵然不能解除她的痛苦，利用老同学的关系，叫昌智听听她的申诉，也是人之常情，同时我也很想听一听；直感告诉我，这女人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世，非同寻常的冤情。

“老王，”当着外人的面，我不便叫他的名字。“反正咱们也聊——谈得差不多了，就听她说说吧。”

“你不知道，她的情况复杂得很，不是一会儿能说完了。”

复杂？我就想听个复杂的。

“听听吧。”

碍于情面，昌智不好拒绝，推过对面的椅子对那女人说：“你坐下吧。”又递过毛巾，让她擦擦头上的雨水。昌智的心地原是十分善良的，方才所以推托，全是见我在这儿。

我倒了一杯热茶送过去，那女人起身接住，待我坐下，又轻轻地搁在身旁的桌子角上。她没有用昌智的毛巾，掏出自己的手帕，擦擦头发和脸面，然后将那绺牵拉着的头发往耳旁抿抿。没哭，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听她诉说，却最怕女人哭，一哭可就索然无味了。

“这位领导是省上来的，那就更好了。”

她果然把我当作司法厅的人了。我说：“我不是领导，只是想听听你的情况。”

“你就说吧！”昌智催促她。

“王局长，你晓得一些。”那女人平静地说，“我说的你们不一定喜愿听，不过，既叫我说，就叫我说完。我叫吴绒仙，婆家在东月村。我男人叫程国平，在省上工作，他要跟我离婚，我也不是不同意，可谁对谁错，总得说个清楚……”

又是一桩现代陈世美案件，我心想，这可没啥意思。听下去方知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下面的故事，就是这女人讲的。事后许久，我才追记下来。原想尽量摹拟吴绒仙的声调语气，实际上办不到。多年的史学工作，使我过分侧重事实的记述，不多的一点文学修养，又使我免不了拙劣的描写。另外，个别地方前后也有调整，比如第一章就不是她最先讲的。

第一章

八月的一天,我在地里摘棉花,太阳快落山了,我心里有些慌乱。半枯的棉叶,原先只是窸窸窣窣,这会儿竟哗哗作响。手边明明有一朵又白又大的棉花,偏会跳过去,摘那半闭的干桃儿。及至意识到这一点,扭身去摘,又将干叶子揉进了雪白的棉花里。

有人瞅我吧?心里总这么嘀咕。今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万万大意不得。

身子不抬,翻起眼皮飞快地扫了一眼,掠过斑斓的棉枝的梢头,西边地里,翠兰正提着包袱,扭动着腰身朝地头走去,南边地头的杨树下,有人正往自行车后架上捆棉花包子。东边是一片麦田,嫩黄的麦苗刚拱出地面,麦田过去又是棉田。在麦田和那边棉田之间的地埂上,走来了我那嫁到本村的小姑子桃叶。还是别跟她说话,这样想着,我往下缩了身子。

“嫂子,还不回呀。”

“你头里走吧,我再摘一会儿。”

人家开口了,我只好直起身子回答。桃叶近来对我特别亲热,也只是面子上的,实际上包藏着祸心。毕竟是小姑子,明明不爱见,还得应付着。

“那我头走啦。”

桃叶过去了,我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没让她看出什么。仰仰酸困的脖子,顺手将耷拉下来的头发往上撩撩。秋风拂过脸颊,心头分外清爽。落日的余晖,将中条山那靛蓝色的山峰涂上一抹金黄,五六十里远,能看得清石壁上的罅缝。

摘吧,别让人看出了什么。腰里系着一条折起的白包袱皮儿,还是生产队时代发下的,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棉花。摘下一把棉花,手往里使劲一塞,触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心里顿时涌起一种神圣而又甜蜜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眼下只有我晓得那是什么,又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过一会儿那场决定我命运的会面,多少话语都要由它引起。

地头传来妇女们的说笑声,夹杂着粗鄙的骂骂,撩拨着我,也提醒着我,强忍着,我没有抬头。

“绒仙,快回吧,小心成了薛家庄的!”

是翠兰在喊,我装作没有听见。我俩关系还好,万一她那热情劲儿上来,要等我一齐回去可就不好办了。

四周静下来,只有棉叶的窸窣声,再就是我的出气声。都走光了吧?我慢慢地仰起脸,但见高耸的杨树,疏朗的枝条,几片黄叶在徐徐飘落。灰蓝色的天穹,分外

舒畅。

心里平静了些，我放开胆子朝地头的大路上望去。顾长的树干如齐整的栅栏，将中条山和路那边的秋庄稼一道道地划开。越往西，树干之间的距离越窄，终于连成一气，遮住了山峦，遮住了庄稼，也遮住了我那热切的希望。西边的火烧云，如熬尽了油的灯盏，忽闪了几下就完全熄灭了。不必再装模作样地待在地里了。我干脆来到地头，将棉花包好，单等我的心上人到来。

暮色如水似的漫过来，由远及近浸没了眼前的一切。毕竟是平原上的，凝重而不浑浊，波光荡漾中仍能看得见桑泉镇外的水塔，秋庄稼参差的轮廓，还有眼前这条关联着我的命运的泛着白光的土路。晚风搅动着越来越浓的暮霭，似烟，似雾，似我烦躁不宁的心绪。

他怎么还不过来呢？

往日这个时分，他总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由西往东，游游荡荡地过来了。

他是牛犊庄人，在镇上做事，每天傍晚都要回家。镇上到牛犊庄，只有这么一条路。耐心点，总会等上的。

暮色更浓了。杨树的梢头，隐没在浓重的暮色里，只能听见树叶的絮絮地私语。对面地里的玉茭，如一道漆黑的围墙，两头似乎弯过来，要将我圈在中间。叶子哗啦哗啦地响，总好像里头有个人，在拨开玉茭秆儿，朝我这边走来。想起翠兰刚才那句话，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绒仙，快点回吧，小心成了薛家庄的！”

此刻，这已不是伙伴间的戏谑，而是即将应验的谶语。

去年，对面的这块地里，也是种的玉茭。也就是这个季节，薛家庄的一个姑娘，在镇上看完戏跟伙伴失散，独自摸黑回来。走到距我此刻站立之处东边百十步远的地方，突然被人捂住嘴，拖进玉茭地里糟蹋了。家里人等得心焦，出来寻找，听见玉茭地里的哭声，进去一看，只见那姑娘被撕烂了衣物，赤条条地躺在玉茭行子间。这个案子后来是破了，罪犯也已伏法，可那姑娘的一门好亲事也被退掉了。

自从出了这事以后，方圆村里的年轻妇女，晚上下地回来，或是去桑泉镇上看戏，总是结伴而行。“别成了薛家庄的”，便成了女伴们之间打趣的话。

纵然如此提防，今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我还是差一点成了薛家庄的。

那天我是步行下地的，自行车叫桃叶借上去县城了。女人们摘起棉花，大都中午不回家。也怪我太贪活，赶到地头，人都走光了。瞅着瓷瓷实实一麻袋和一包袱的棉花，我可发了愁。东月村土地宽，棉田离村子足有二里远。分了地就这一样不好，吃紧的时候没人帮忙。

所以会这样，还有另一个原因。我的丈夫程国平在省城工作，从今年春天就说要我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太原。要是我永不离开农村，桃叶也不会借走自行车，女